

没有旅行的生活，只能称之为生存。



Thethttttttttthe

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上得天堂
下得地狱

旅行者必须要有的人生态度

[美] 安迪·安德鲁斯 / 著
窦薇 / 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The Traveler's Gift

我们都是时间旅行者，为了寻找生命中的光，
终其一生，行走在漫长的旅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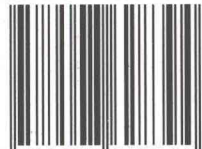
46 那年，他没了工作、没了财产、没了目标，人生陷入绝望。

幸运的是，他被上帝选为最后一位时间旅行者，去往柏林、
耶路撒冷、阿姆斯特丹、大西洋……开始了一段寻找希望与发
现自我的旅程。



上架建议◎小说·心灵励志

ISBN 978-7-5086-2839-4



9 787508 628394 >

定价：25.00元



The Traveler's Gift

上得天堂 下得地狱

旅行者必须要有的人生态度

[美] 安迪 安德鲁斯/著
窦微/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上得天堂,下得地狱 / (美) 安德鲁斯著; 窦薇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2

书名原文: The Traveler's Gift

ISBN 978-7-5086-2839-4

I. 上… II. ①安… ②窦…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4131 号

THE TRAVELER'S GIFT BY Andy Andrews

Copyright © 2002 by Andy Andrew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Licensed Work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上得天堂, 下得地狱

SHANGDE TIANTANG XIADÉ DIYU

作 者:【美】安迪·安德鲁斯

译 者: 窦 薇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10层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6589

书 号: ISBN 978-7-5086-2839-4/I · 22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献给罗伯特·D. 史密斯，一位勇士，他是这本书灵感的源泉

伟大的壮举中，有些事迹永垂不朽；广袤的大地上，有些事物历世长留。形式易散、肉体消亡，而精神永存，在心灵中为远见构建神圣的居所。来自远方的那些心怀景仰的人们，以及与我们互不相识的千秋万代，都能来此冥想、沉思，于是远见的力量也将流入他们的心田。

——约书亚·劳伦斯·张伯伦（1828~1914）



1

第一章
为什么偏偏是我？

15

第二章
柏林：多走一步，超越恐惧

31

第三章
耶路撒冷：对这个世界永远不要倦怠

47

第四章
葛底斯堡：身体与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67

第五章
大西洋：突如其来的遇见

83

第六章
阿姆斯特丹：眼在天堂，脚在地狱

101

第七章
再遇葛底斯堡：旅行，让一切更有意义

129

第八章
在异乡，告诉自己，我还会回来

153

第九章
世界没变，我变了

179

第十章
沉淀下来，才能更好地远行

第一章

为什么偏偏是我？

46 岁的他，没了工作，没了财产，没了目标。



出租车掉头驶离了房前的车道，车灯光掠过整幢房屋。大卫·庞德独自伫立在自家的草坪前，注视着他和妻子艾伦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爱巢。大卫向草地俯下身去，顿时感到恐慌攫取了他的整个灵魂，一阵恶心在胸中翻滚。这并非那种来势凶猛、翻江倒海的难受，而是犹如一条蟒蛇卷缩身体，缠上他的咽喉，不慌不忙，却让人无从逃脱，甚至让他慢慢意识到，生活被画上了句号。时年 46 岁的他，没了工作，没了财产，没了目标。

片刻过后，大卫站在女儿房间的门前。上一次看到醒着的女儿，已经是差不多一个月以前的事了。近来，他为工作马不停蹄地奔波。为了让自己所在的公司免遭被接管的厄运，他竭尽所能做出最后的努力。他总是在天亮前就离开了家，通常在家人睡觉后才能回来。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有几次他根本就没能回家。

大卫轻轻地将公文包放在梳妆台上，悄悄向床边走去。在寂静的房间里独生女儿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大卫缓缓地蹲下去，伸手去抚摸她的头发。她的头发非常柔软，自她 4 岁那年的圣诞节一直珍

藏至今的灰姑娘夜灯在她完美的脸庞上投下圣洁的柔光。她名叫珍妮弗·克莉丝汀·庞德。“我的小珍妮……”他轻轻说道。大卫还记得她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到今天整整 12 年了。他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表：凌晨 2 点 18 分。“哦，”他愤愤地想，“到昨天整整 12 年了。”一滴眼泪滑下他的脸颊。

“大卫？”艾伦走进了房间，将手放在他肩上，说道，“我听到你进来了。一切都好吗？”

大卫抬头端详妻子的脸庞。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她头发蓬乱，素面朝天，身穿一件长长的白色 T 恤，同她中等长度的乌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棕色的眼睛依然惺忪，但是在他看来，她依然如同 25 年前初见时一般美丽。

艾伦在她丈夫身边跪坐下来，用手指轻轻拂开他额前的头发。

“大卫，”她又开口问道，“你还好吗？”

他双手捧起她的手放到自己唇边，只说了两个字：“不好。”

凌晨 5 点，艾伦侧身枕在大卫胸前酣睡。大卫平卧在床，寻思着她怎么可能睡熟。他甚至怀疑自己再也无法入眠了。他用了两个小时把这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艾伦。

当天下午，大卫和一群管理层的员工聚集在执行官会议室里。5 点钟之前，他们便开始焦急地四处打电话，恳求股东们伸出援手，为阻止一家恃强凌弱的联合大企业的恶意收购而绝望地挣扎。午夜将近的时候，一切都已见分晓。尽管他们已经竭尽全力——流泪、恳求、祈祷、咒骂，被接管的梦魇最终还是无从避免。企

业里所有执行和管理岗位的员工即刻停职。

接到电话通知后还不到 15 分钟，一名保安就来到了大卫的办公室，提出要帮他清理办公桌。1 小时之内，大卫就已身在单位门口附近的保安室里等待出租车。23 年来恪尽职守的他被要求交出办公室的钥匙、健身房的钥匙以及公司配车的钥匙。

无眠的大卫开始躺在床上回顾自己的人生。他和艾伦初识于他们双双从艾奥瓦州立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大卫获得了商科学位，立志要在世界 500 强企业大展宏图；而艾伦学的是教育，想要成为一名教师。他们交往了两年。人们总是问他们俩是不是兄妹。他们俩唯一的差别就是大卫的身高。他身高 6 英尺 2 英寸，比艾伦要高，但是黑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以及瘦削的身材让他们两人看上去颇为相像。

如果不是大卫坚持要先立业后成家，他们俩可能会更早就结婚。他在父亲的鞋店里做临时工，同时将简历投向全国各地。当大卫被达拉斯的一家化工公司接收为管理培训生的时候，艾伦已经执教五年级快一年了。于是他们立刻步入婚姻殿堂。

大卫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能够为家庭的未来掌舵的位置。艾伦很喜欢教书，一直教到女儿珍妮出生，之后就没有再回去工作。仅靠一份工资过活让他们的经济稍显拮据，但是为了能够留一个人在家全职照顾女儿，他们很乐意作出这样的牺牲。

“艾伦。”大卫捏了捏她的胳膊。

“怎么了，亲爱的？”她咕哝着说。

“珍妮生我的气了吗?”

“什么?”

“我没赶上给珍妮过生日，她生我气了吗?”

艾伦伸出胳膊搂住大卫，答道：“没有，亲爱的，珍妮没事。”

“我自己很生气，你知道……亲爱的……艾伦?”

艾伦又昏昏睡去了。大卫叹了一口气。哪怕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艾伦也能睡得着。他一直想不通她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她总是笑着说，她知道大卫会照顾她的。大卫想，如果真是这样，她怎么还能睡得着呢？难道她没有看出她的丈夫已经自身难保，难当此任了吗？

大卫凝视着眼前的暗夜，思绪飘到圣约翰岛月光下的海滩。艾伦的父母将一次加勒比假期作为蜜月礼物送给他们。艾伦的父亲拥有一家草坪护理企业，坚持要动用自己的积蓄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女儿婚姻的开始。这份礼物的确很特别。他们在海滩上散步，互诉衷肠。大卫记得情到浓时他曾双手捧着艾伦的脸，对她说：“我会给你一切！”她并没有笑，因为她知道他是认真的。

十多年来他们一直祈盼有个孩子，当珍妮降临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好像圆满了。大卫为了养家尽心尽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富足。可是这份工作虽然能保证温饱，但并不能让他们享受生活的乐趣。有一天大卫曾对朋友说：“我努力地工作，一心想住在心仪的地方，但是却忙得根本没法安心住在那里。”

时光荏苒，他们的积蓄逐渐减少。大卫和兄弟会的一个老朋友合开的电脑公司两年之后就倒闭了，上涨的利率使他们的房地

产投资遭受重创。之后，就在6个月前，在珍妮出生时为她准备的大学基金被提前取出来为她付牙齿矫正费。大卫努力回想付给牙科整形医生的钱是否已经包含了所有项目，但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时候居然会去想这种事，大卫感到很诧异。如果我还没付取下牙箍的钱，那珍妮到30岁可能还得戴着它。

大卫的思绪再次回到圣约翰岛的海滩。“我会给你一切！”他曾说。他感到一股胆汁涌到喉咙。大卫看了看身边酣睡的艾伦，心想：“我会给你一切，可现在我一无所有了。”他突然从床上起身，跌跌撞撞地冲进卫生间，狂吐不已。

7点钟左右，艾伦独自起床，穿上家居服和拖鞋，走进厨房，发现丈夫坐在早餐桌旁。看到他身穿T恤衫、牛仔裤，她似乎感到非常奇怪。几年来，大卫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通常这个时候，他都已经西装革履地准备出门了。艾伦知道他彻夜未眠。“早上好，亲爱的。”她说。

“珍妮还没有起来，”大卫说道，“咖啡已经煮好了。”

她注视了他一会儿，说道：“大卫，一切都会好的。”他转过身去看窗外的后院。“大卫，”她又说了一遍，“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以前也经历过艰难的时候。”

“我已经46岁了，艾伦。”大卫答道，“只有麦当劳才会雇用46岁的执行官。我们的房子要还二次贷款，你知道的。你的汽车还没付款，而我的车已经没有了。我拿不到解雇金，因为去年他们提供整套保险项目的时候我没有选择这一项。我们没有钱了，

我也不知道到哪儿能借到。这不仅仅是艰难的时刻，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時候。”

“那我们该怎么办？”艾伦问道。

“我不知道，”大卫答道，“我现在毫无头绪。”

7个月过去了，大卫倍感心力交瘁。原来所在公司的医疗保险已经到期，如今他在五金店兼职所挣到的钱只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金。艾伦挣的钱比他还多些。她跑遍全城在布告板上张贴手工印制的小广告，每星期有5天都在给别人打扫房间。几个月以来，大卫每天都在找工作，但是屡屡遭拒令他感到非常困惑。他不断地对自己说：“我总会有些起色的，已经身处谷底了，还会更差吗？”但事实是——“会的”。

这天的拂晓寒风凛冽，大卫最讨厌这样的冬日。天空的颜色如同污水一般，温度在零度以下，肆虐的冷风迎面扑来，就像无数小刀似的刺向大卫的皮肤。大卫举步维艰地走向他那辆向父亲借钱买的旧汽车，嘴里骂骂咧咧的，但也不知在骂谁。

这辆车仿佛在时刻提醒着大卫他的失败。他在报纸上看到卖车广告，花了900美元从一个高中生手里买了这辆车，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出行问题。这是一辆双门的道奇“小马”，除了右边的挡泥板是黑色的之外，其余部分都是污旧的银色。刹车灯在交易结束10分钟后就寿终正寝，而空调就从来没能启动过。

大卫哆哆嗦嗦地开着车去上班，身体和心灵俱已麻木。艾伦基本上整晚都陪着珍妮。这孩子高烧不退已经3天了，而且咽喉

疼痛。由于睡眠不足，他们都觉得不太舒服，但是珍妮的确是病了。这个冬天她已经生了五六场病，大卫都记不住究竟有多少次了。

清晨他冲完澡出来的时候，听到艾伦刚刚放下电话。“是谁的电话？”他问道。

“是瑞德医生的诊所打来的，大卫。”她回答说，“我得带珍妮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吃泰诺根本不管用。”

当艾伦提到医生时，大卫终于忍无可忍了。她以为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他冲她嚷嚷，当然她也毫不示弱，说如果万不得已让她去偷钱她都愿意。那可是他们女儿呀，她喊道，难道他已经无动于衷了吗？大卫出门前，到珍妮的房间去跟她吻别。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她的小脸蛋儿滚下来。她全都听到了。

“我算是哪门子家长？”大卫的自言自语打断了他的回忆。他一边把车停在马歇尔五金店后面的停车场，一边说道，“我算什么玩意儿？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午10点，大卫在商店前面往一辆平板卡车上装木瓦。能有这么一件事情做，他感到很欣慰。沉重的木瓦成了他泄愤的对象。“庞德！”有人在喊他。大卫抬起头来。是商店的老板马歇尔先生在叫他。马歇尔是个瘦巴巴的高个老头儿，一头白色的鬃发，鼻头红彤彤的。他倚在后门上，朝大卫点头。“你的电话。”当大卫大步从他身边经过，走进温暖的店铺时，他厉声喝道，“你老婆打来的。有话快说，我跟你说过有关私人电话的规矩的。”

“艾伦。”大卫拿起话筒，“你在哪里？”

“我在家里，”她回答说，“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医生怎么说？”

“大卫，是她的扁桃体出了问题。”

“怎么了？”

艾伦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亲爱的，瑞德医生说她的扁桃体必须切除。他说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庞德！”

大卫四下张望，发现马歇尔先生在叫他：“快点儿，小子，司机还在等着呢。”

“大卫？你还在吗？”他听到电话里传来艾伦的声音。

“在，我还在，”他答道，“艾伦，我们没有保险。”

“我已经查过了，”她答道，“手术，包括住院，只需要 1100 美元。”

大卫感到不知所措：“我们拿不出 1100 美元。”

“我们可以用信用卡。”

“嘿！庞德！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快挂电话！”老板向他发出警告。

大卫把手放在耳朵上，想要集中精力跟妻子谈话：“我们的信用卡支不出钱来了，艾伦，每张卡都刷爆了。”

艾伦哭了起来：“那我们就得去借钱，大卫，珍妮病了。”

“我知道珍妮病了，亲爱的，但是我们什么也借不来了。房贷晚了一个月，你的车贷晚了两个月。没有哪家银行会理我们。我的父母也没有钱能借给我了，老天知道，你的父母也是如此。你

爸爸的草坪生意这个冬天已经自顾不暇了。”

艾伦泣不成声：“大卫啊，那我们该怎么办？”

“别着急，”他说，“我想办法去弄钱。也许我能在这里加班，或者我提前支取薪水。我能弄到钱。”可是艾伦还是哭哭啼啼的，大卫央求道，“亲爱的，冷静些，我得走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保证。我爱你。”说完他挂断了电话。

大卫转身从柜台后面出来，迎面撞上马歇尔先生。“对不起……”他刚一开口说话，老头子就打断了他。

“干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得学会守规矩。”马歇尔先生说。

大卫感到迷惑不解，他问道：“您什么意思？”

“你可以星期五再来，到时候支票会给你准备好。你可以走了。”

“我……我被解雇了？”大卫结结巴巴地说，“就因为我接了个电话，你就解雇我？”马歇尔交叉双臂，站在那里。

“我女儿病了。”

这老头子一言不发。大卫简直不敢相信。他指着电话说：“我女儿病了，我妻子才给我打电话。”大卫停顿了一下，又啜嚅了一遍，“我女儿病了。”他无助地举起双手，又无可奈何地放下，最后他摇了摇头，转过身慢慢地走出了门。

大卫来到车旁，摸索着钥匙，突然笑了起来。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汽车无法发动的场景。“马歇尔先生，”他仿佛看见自己说，“我的汽车发动不了了，我能借用一下您的电话吗？”大卫转动点火器中的钥匙，汽车轰隆隆地发动起来时，他突然再次爆发